

Gendlin, E.T. (1992). The primacy of the body, not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Excerpt from pages 343-353, slightly revised]. *Man and World*, 25(3-4), 341-353. From http://previous.focusing.org/gendlin/docs/gol_2162.html

身體的首要性，而非感知的首要性：

身體如何知曉處境和哲學

E. T. 簡德林

芝加哥大學

（漢譯者：曹思聰）

把感知（*perception*）放在首要位置，這導致了一個傳統問題。感知固有的地涉及的是某種或清晰或不清晰的材料，涉及的是某些為某人而存在的東西、發生在某人身上的東西或者呈現在某人面前的東西。感知仍然是一種為某之存在（*a being-for*）。如果我們從感知開始思考人，那麼互動似乎就是由兩個單獨的感知對象（*percepts*）所組成的。

感知對象是一種分隔屏（*dividing screen*）。這一點並非錯誤。分隔屏正是感知的一種本質所在。只有當我們從感知開始來思考人時，才是錯誤的。感知是一種材料-擁有（*datum-having*）。所以它不可能是生命的基本形式。植物是一種與環境直接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它面前沒有任何感知材料（*perceptual datum*）。它的身體並非先存在，然後才相互作用。相反，它的生長和生命過程正是由環境相互作用所組成的。我們的身體也是由這樣的環境相互作用過程所組成的。這種相互作用肯定是先於對被呈現的感知材料的擁有的。

當哲學去考慮知覺時，它不得不認為有一種感知對象，即一個被呈現的東西，一個在身體和環境之間被構成的客體。當然，我們知道感知對象並不是單獨存在的；這個概念預先假定了一個身體的存在；它們並非先在地、單獨地漂浮著。但

是如果我們從感知開始來思考人，那麼感知對象就會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並把感知者（perceiver）分開出去，把感知者放在感知對象背後，把身體僅僅當作一個感知者。

我想清楚地指出，這種常見的處理方式其實是多麼得奇怪。一個感知對象實際上只作為如下情形存在：一個在某之前被呈現的、一個進入某之中的、一個到某之處的。它只為某人而存在。然而（在上述論述中）它卻表現得就好像它是一個存在的物件。感知對象被切掉了——它切掉了自己——好像它本身就可以是一個東西，儘管人們完全知道它不是。某種被呈現的事物，某種朝著某人發生的事物，這就是感知的本質。

感知把人分隔開來，就好像人是第二位的，只能從已有的感知對象向後去理解。一旦感知對象被理解為它看起來的樣子，那麼感知者就無法有什麼作為了。從傳統觀點來看，感知者幾乎不添加任何東西，只是對感知對象的擁有、對感知對象的意識，只是感知對象的感知者，只是感知對象的透明的那個“的（of）”。

人們有關宇宙的科學構念是由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感知對象和類似感知對象的模式所組成的。它將人類和動物描繪為呈現在我們面前（或者某人面前）的空間中的某物。但我們不是被呈現物（the presented），我們是呈現之於的那個人（the to-whom of the presented）。在任何被呈現的事物中所固有的那個“之於”的人，是不能被呈現為一個材料的。因此，我們人類是無法在科學圖景中找到我們自己的，因為這幅圖景是由被呈現之物所組成的。我們似乎只是圖景的感知者或構念者，就好像我們置身在宇宙之外，是一個不出現在感知對象之中的感知者。

以感知作為起始來探討哲學，由此觀之，似乎生物只有通過感知才能接觸到現實。但是植物和現實是有接觸的。它們是相互作用，但卻完全沒有感知。我們自己的活著的身體也是與它們的環境的相互作用，而且這一點並不因為我們也有知覺而喪失。恰恰相反，對我們來說，這種相互作用以許多額外的方式發揮著功能。動物性身體——包括我們的身體——能感覺到自身，並且由此我們能感覺到我們所是的那種互動著的生命。通過感受自身，我們的身體感受到我們的物理環境和我們的人類處境。對顏色、氣味和聲音的感知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我們的身體感覺到自身正活在我們的處境當中。我們的身體就是我們活著的生命。我們的身體是環境的一部分；它們作為身體進行相互作用，而不僅僅是通過五種感官來相互作用。我們的身體並非孤絕地躲藏在感知的五個窺探孔之後。

“感知”這個詞的含義通常不涉及活著的身體是怎樣由與世界的相互作用所組成的。“感知”通常指的是出現在身體之前或者朝著身體而出現的東西。但是身體是一種相互作用，在這種相互作用中它呼吸，而不僅僅是在其中它感覺到了空氣的寒冷。它進食；它並非僅僅看到和聞到了食物。它生長，它出汗。它行走；它並非僅僅感知到了地面的堅硬阻力。而且它的行走不僅僅是空蕩蕩的空間中兩點之間的位移，而是要去某個地方。身體感覺到整個處境，它在催動，它內隱地（*implicitly*）塑造著我們的下一步行動。它感覺到自己正活在那個處境當中（它的整個情境當中）。

我們在每個處境中所做出的行動，不僅僅是基於顏色和氣味（甚至不是所有五種感官的交叉，由於這種交叉，每種感官都存在於其他感官之中），也不僅僅是幾何空間中的運動。實則，我們根據每個處境的身體式感受來做出行動。如果沒有對處境的身體式感受，我們就不會知道我們在哪裏，也不會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身體的交互式意向性（*interactional intentionality*）不能被解讀為只是一些潛在的東西，或者只是前語言的、前文化的身體的前期工作。相反，身體的交互式意向性必須被理解為始終與我們同在，始終在此時此刻。在感受自身的過程中，身體作為我們對每個處境的感受而發揮功能。如果忽視了身體的自我感受性這一角色，並試圖用五種感官的感知對象來構建世界，那將是一個巨大的遺漏。

有些人認為我們無法談論任何語言之前的東西。對此，我們不難回應。當然，一旦有了語言，就會有文化差異。我們所關注的並非沒有語言的身體。正是從身體此刻如何仍以比語言廣闊得多的方式發揮著功能，我們得以說明其首要性（*primacy*）和優先性（*priority*）。這些是身體此刻仍然在語言中和語言後發揮著的功能。那麼也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身體以跨歷史的方式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功能。有覺知性的身體式互動（*the sentient bodily interaction*），而非五種感覺，承載著語言和歷史——並且總是超越著它們。讓我來說明一下：

梅洛-龐蒂說我們能感覺到背後的空間。請覺察一下，確實如此，你可以覺到你背後的空間。

仍然應該把這叫做“感知”嗎？它不是視覺、聽覺或觸覺，也並非僅僅是五種感覺的結合。它是你一直擁有和使用著的一種直接的身體式感覺（a direct bodily sense）。

你覺到的不只是你身後的空間，也不只是填充這個空間的可見的物件。你能覺到你身後的人們，他們是一些你可以轉向並與之交談的人。那些人是此刻處境（situation）的一部分，你把他們作為你對你所處境況的感覺的一部分來進行感覺。你可以感覺到，如果你現在決定轉身對那些人大聲說些什麼，你此刻平靜的身體感覺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你不會這樣做，這一點的一切都包含在你對當前處境的感覺之中，現在你以一種身體的方式擁有著這個處境。

假設晚上你走在回家的路上，你感覺到有一群男人在跟著你。你不僅僅只是感知到了他們。你不僅僅只是聽到了他們在那裏，在你身後的空間裏。即刻地，你的身體-感覺也包含著你的希望（也許他們並不是在跟著你），也包含著你的警戒和許多過去的經歷（太多了以至於無法將它們分開），當然還包含著做些什麼的需要——走快一些、改變你的路線、逃進一所房子、準備好戰鬥、奔跑、喊叫.....。

我的.....表達了這樣一個事實：你的身體-感覺所包含的東西比我們能列出的還要多，比你一次想一件事情所能想到的還要多。它不僅包含著在那裏的東西。它還隱指著（imply）應對這一處境的下一步行動。不過，對你的下一步行動的這種隱指仍然是一個.....。你的實際行動還沒有到來。

因為它包含了所有這些，所以.....並非僅僅是一種感知，儘管它肯定包含了許多感知。那它是一種感受（feeling）嗎？它當然是被感受到的（felt），但是“感受”通常意味著情感（emotion）。這個.....包含著情感，但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那它是不是某種神秘而又陌生的東西呢？不是的，我們總是對自己的處境有一種身體式的感覺。你現在就擁有這種身體式感覺，否則你會失去定向：不知道在哪裏、在做什麼。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語言中還沒有詞語或短語來描述它，這不是很奇怪嗎？“運動感知（kinesthetic）”僅指運動；“本體感知（proprioceptive）”指的是肌肉。“感覺（sense）”這個詞有許多用法。因此，對於這種我們十分熟悉的身體式感覺（關乎我們處境的紛繁複雜性，以及對於比我們能夠分別加以思考的更多的選擇的迅速權衡），我們沒有一個通用的詞語來命名它。在心理治療中，我們現在稱之為“體會（felt sense）”。只有當這個詞是帶著.....一起出現的時候，這個詞才是在宣示它。

請覺察一下，一個.....在內隱層面上比已經成形（formed）或已經區分（distinguished）的東西更為紛繁複雜（intricate）。在我上面給出的例子中，它包含了許多可選擇的行動，但還有更多：.....隱指著下一步行動，它要求著、敦促著下一步行動，它就是下一步行動的隱指；不過，跟隨-並-就著（after-and-with）它所包含的一切，那個行動還尚未成形（as yet unformed）。

這個.....就是互動。它是身體活在其處境之中的方式。你的處境和你並不是兩個東西，就好像那些外在的東西是一個沒有你的處境。你的身體式感覺也並非與處境相分離，並非僅僅是內在的。那當然並非僅僅是對危險的情感反應。它的確包含了情感反應，但它也包含了比你能看到或者能想到的更多的處境的紛繁複雜性（intricacy）。你的身體式.....就是你的處境。它不是在你面前或者甚至在你身後的一個被感知到的客體。身體-感覺就是處境，它天生地就是一個互動，而不是兩種東西的混合。

有人可能會爭辯：這個.....會不會只是一種不確定（indeterminate）呢？我認為這樣的一個.....完全不是不確定的。相反，它比任何已經成形的東西都更加確定。當下一步行動來臨時，它將會已經考慮到了比任何已成形的東西所能帶來的更多的東西，從中你可以看到這種確定性。你可以看到，這種身體式功能並非僅僅是一些彼此沖突的可選項。如果那裏只有這些彼此沖突的可選項，那麼它們根本無法待在一起，因為它們會相互抵消。但是你的身體可以將它們一起擁有，更重要的是，把它們作為可能的接下來的行動，對它們進行權衡考量並相互關聯。如果你去戰鬥，那麼會有不計其數的戰鬥；如果你大聲喊叫，他們可能會立刻攻擊你；如果你跑，他們也會跑；如果你進入一座建築，他們會跟著你進去；如果

你……。你沒有時間分別思考每一個可能的動作，但是它們在你的身體式感受到的……之中內隱地發揮著作用，它的功能決定著你的實際行動。

這個“……”比你可以斷言的所有概括都更加確定（**determined**）。那些可選項並不是排成了一排的並列選擇，實則它們（以及其他的內隱之物）會互相交叉（**CROSS**），從而在你即將到來的行動中發揮它們的內在細節作用。

當然，這樣的塑造（**shaping**）並不是理想完美的。沒有窮盡的“所有”，就好像身體囊括了所有的可能性。事後你可能會想到一些本應納入考量但沒有納入考量的東西。我的意思只是這個……完全不是不確定的。實則，當個體從這樣的一個身體式……出發來行動時，有更多的東西參與到了對下一步行動的確定之中。一個……比任何已經成形的東西更具確定性。

人們常常會這樣詢問：我是否應該“相信”它，而不是去分析那個處境呢？（兩者間的關係）並不是“而不是”。你需要所有你能把握的明晰的思考（**explicit thinking**）。不過當然，即使你有時間，你也不應丟下……當中更為豐富的東西不管，而是兀自地繼續進行下去。例如，假設在你能想到的行動中，唯一有希望的是轉過一個街角，迅速進入一座建築，但假設這個想法在你的身體裏產生了一種被困住的感覺。假設你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你應該那麼做嗎？我會說不應該。再等一下，可能會有更好的行動出現，或者可以選擇其他某個行動。

假設現在你不是一個人，而是有一個同伴，她有許多關於險惡街區的街道的經驗，也許多年來她的工作就涉及到在晚上穿行於這樣的街道時如何保護好自己。現在假設你提議你們轉過一個街角，進入一所房子，但這個想法讓她的身體感到強烈的不安——不過假設她想不出為什麼。那麼你會忽略那個……嗎？

事後她可能會想起一些過去的經驗，這些經驗之前就隱含在那個……之中。也許她曾經被困在一扇開著的外門和一扇鎖著的內門之間。不過，這個……並不僅僅局限於舊的、已經成形的信息。你可以看到它有的更多，因為隨著和就著（**after and with**）那麼多舊的東西，身體式的……可以隱指和產生一些新的東西。

僅從彼此沖突的各種形式（forms）中，人們只能得到不確定性。但是，動物性身體也隨著和就著所有的人類發展而發揮功能。它進一步延展了那些替代選項，並且塑造了新的東西出來。當你最終採取行動時，那完全有可能是你從未聽說過的舉動。

一位藝術家站在一幅尚未完成的畫作前，思考著、觀看著、感覺著、身體感受著、有著一種……。假設這位藝術家的……是一種不滿。那是一種情感反應嗎？僅僅是一種感覺-基調嗎？並非如此。內隱在那個……當中的還包括藝術家的訓練、許多的設計經驗以及更多的其他東西。不過更重要的是：這個……也隱指著還沒有到來的下一筆畫。藝術家在琢磨“這幅畫需要什麼”。它需要一些線條、一些擦除、一些移動、一些……。藝術家試試這個，試試那個，再試試別的，畫了又擦，擦了又畫。這個……有很強的要求。它會識別每次嘗試當中的失敗之處。它似乎準確地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它知道那些嘗試不是它想要的。與其接受那些令他不滿的筆畫，一位好的藝術家寧願讓一個設計處於未完成狀態，有時甚至是數年時間。

在這個例子中，那個設計是新的；它以前從未存在過，下一步行動也從未存在過。一個身體的……可以非常苛求地隱指一些以前從未存在過的東西。而且，如果它沒有到來的話，除了隱含在那個……之中，它可能根本就不會存在。我們應該認為這是一種莫名其妙的直覺嗎？或者我們能否以這樣一種方式來思考活著身體，即它可以擁有、可以就是這樣的訊息和這樣苛求的新奇（demanding novelty）呢？

我們吸氣之後，身體會催促和隱指呼氣。饑餓的時候，它會隱指進食，而當消化完以後，它會隱指排泄。活著的身體會隱指它自身的接下來的步子。對接下來的步子的這種隱指和塑造，往往只被歸為一些重複性過程。但我們看到，身體也參與到了對十分新奇的處境的發展（elaborations）當中，而後它也會隱指下一個步子，並可能會塑造出這樣一個步子。

有生命的身體是一個與其環境持續進行著的互動；因此，當然它是有關環境的信息。這個身體式的……可以包含無法（或尚未）表達的信息。但是，我們能

否對身體進行構想，從而我們可以理解它是如何能夠包含（或者說就是）信息的呢？這並不是“身體（body）”這個詞的通常用法。

梅洛-龐蒂拯救了身體，使其不再被認為僅僅是一個被個體感覺到了的東西，和其他被感覺到了的東西沒什麼兩樣（就像它在生理學中仍然被對待的那個樣子）。對個體來說，當從內部進行感受時，身體是一個內-外感知定向中心（internal-external orienting center of perception），不僅僅是被感知，而是在感知。

這是哲學上邁出的一大步。現在讓我們更進一步。我們已經注意到了，身體不僅僅是一個在感知的定向中心，也不僅僅是一個運動中心，而且還是一個在處境中行動和講述的中心。

到目前為止，我嘗試說明了三個主題：語言背後的身體-感覺超越了語言。它比已經成形的東西更加豐富，而且它是交互作用著的。

現在我再來講兩點：在邊緣處思考和首要性秩序。

3.1 在邊緣處思考

何以這個身體式的……可以擁有所有這些信息，比我們一條目一條目地所能思考的還要多的信息，而且還能進行如此精細協調的創新呢？依照有關生理性身體的通常概念，它不可能做到這些。既然它可以做到，那麼讓我們試著以這樣一種方式來思考一個有生命的身體：從這種方式來看，身體可以是信息，可以是創新。

如果我們認為有生命的身體並非是一架僅僅被感知到了的機器或者一架在感知的機器，而是與其環境的互動，那麼當然，身體就是環境性信息。

動物的身體是與它們的環境的複雜互動。從一塊古老的骨頭上，人們不僅可以重建整只動物，而且可以基於它的身體，重建它所生活的那種環境。從它的腳的模樣，人們可以推斷出它曾經行走在什麼樣的地面上。依據它的胃腔，人們可以知道它吃的是什麼、追的是什麼。身體即便作為一個死的結構仍然包含著關於

其環境的所有內隱信息。在活著的時候，它的身體式生命-過程是更巨量的內隱信息。而這種身體式感受性（**bodily sentience**）隱指著並產生著動物的下一步行動。

比起一張白板，多得多的東西在出生伊始就到來了。身體在到來的時候就已經在以極為紛繁複雜的方式隱指著它的環境了。人類嬰兒隱指著乳房和母親。

（**Stem, 1985**）感知力進入到的是一個已經紛繁複雜的、隱指著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中，五種感覺已經是相互關聯著的了。嬰兒出生時，良好的母性養育已經內隱其中，人際溝通已經在持續進行，句法規則（**syntax**）的複雜性已經就位。它們並不需要首先被從感知中制造出來。

當然，我們現在所擁有的身體已經不再像先前沒有語言的那種身體了。但是那個第一性身體現在仍然還在發揮功能。隨著並且就著（**after and with**）語言，它隱指語言，並且超越語言。

就在你聽我說這些話的時候，你的語言之前的身體繼續活著，並且也在超越著語言。在你聽我說話的時候，你不是在思考你自己的話。然而你活著的身體保留著你所是的那個人、你的過去和你所知道的一切。我所說的話進入到了那一切之中。

如果我們把身體理解為環境性互動，那麼我們就不必把自己局限為一個有感知能力的動物。完全沒有感知的植物正是身體式持續進行著的生命過程。它們也在隱指它們自身的下一步行動。

在談到植物這一點時，我正在使用我們的互動性身體（**interactional body**）這個構念來發展出一個活著的身體的構念，而這樣構想之下的身體是可以進化為我們的身體的。使用新術語對這一點的正式哲學性思考，請參見《一個過程模型（**A Process Model**）》。

現在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對於生命體（甚至是植物）的這種構念，可以解釋為什麼（如果這樣的身體能夠感受自身的話）身體-感覺是一種巨量的的環境性信息，以及為什麼（如果它能夠將這種信息向前推進的話）身體可以以新的方式去行動。然後，如果這樣一個自我-感受的身體也能夠思考，並且能夠在思考中

使用它的身體式.....的話，那麼，它就會總是在隨著、就著概念形式和語言形式去思考，但也總是在就著比語言形式和概念形式更多的東西去思考。這個更多的東西將是更加現實的（realistic），因為它將是身體-環境的互動。

所有的思考都在某種程度上涉及到身體式的.....。以任何一個普通的句子為例。在講到這個句子中間的時候，你有一種未完成的感覺，關於.....。你不知道結尾，不過，整個講的過程也就是句子貫穿.....的過程。

當前，似乎沒有一種語言可以用來討論除了語言之外還有什麼。既然我們發現它（指身體式的.....——譯者注）在我們說話的時候仍然在運作，當然它的運作也讓我來談談它的運作。

同樣地，我們也是就著這樣的一個.....來思考的。我們給自己提出一些問題或者一些思緒。有這個，有那個，還有那個。然後如果我們分心了，遺落了那個.....，那麼我們就回顧一遍剛才熟悉的那些點。這個，那個，還有那個，還有，哦.....。那就是新的思考產生的地方。

但這並不是什麼大秘密。每一天，在許多處境中，我們都必須就著某個.....來思考。即使處境只是有一點點麻煩，也會讓我們暫停下來。我們知道依照慣例該說什麼該做什麼，但是.....。處於這種處境之中的（作為這個處境的）身體是怎樣的，比我們能用概念或語言來思考的，更加複雜。所以我們最好就著那個.....來思考，就著身體擁有處境的樣子、活在處境中的樣子、作為處境的樣子來思考。

所以，並不是說你只有你對我的感知，或者說我們對彼此的感知是介於我們之間的。實則，我們以身體的方式、以處境的方式影響著彼此，無論我們有沒有感受到它、看到它。我的溫暖或敵意會影響著你持續進行著的身體式存在，無論你有沒有感知到它。如果你去感覺你的身體是如何擁有（has）這個處境的，或許你會在那裏找到它。

這個身體式的.....是現實的（realistic）。它就是互動，並且因為這個互動已經在發生了，當然它是世界上一種可能的互動。所以，我們當然可以從中學到一些關於現實的東西。這個.....總是現實地是一個互動，因此關於某些東西它是對的。正如心理治療所顯示的那樣，它可能主要（從來不完全）是某個過去的處

境。從它以新的方式活出來的事情、制造的事情來看，從這些從來沒有被做過的事情來看，它也是現實的。因此，我們理解了身體如何能夠超越以往任何被構想出來的形式去思考——它是如何在人類思考的邊緣處（edge）去感覺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鼓勵我的學生在閱讀和思考時非常仔細地注意任何可能出現的興奮、費解、困惑或者模糊的不適感。人類有機體所記錄的絕不僅僅只是虛無，絕不是一種不確定的中間狀態。一開始它似乎只是自閉的。但是身體總是已經是互動了；它不會遺落了那些我們可以就著思考、從中思考的內隱信息。任何對某個……加以關照的人都是站在人類知識的邊緣處進行思考的。這也確實需要一些概念上和哲學上的技能，這些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個體至少需要熟悉許多理論上的策略和許多傳統的舉措，這樣才不會陷入一個沒有辦法的境地。

把某個這樣的東西分隔成一個個小塊鋪展開來（laying out），這樣做會改變它。鋪展開來會殺死它，而如果我們在思考的時候保持著整個的……的話，則不會殺死它。之後的鋪展則可以進一步促進這個……，以使其得以發展的方式來改變它。當我們以這種方式進一步思考時，我們也可以發現和糾正錯誤。在……當中有超越了邏輯的標準，讓我們知道哪個行動是在承揚（carries forward），哪個筆畫是在滿足尚未完成的設計。我們就可以判斷，對某個……的展開是在“發展”它還是在“殺死”它。

我們可以感覺到什麼能延續我們的植物和動物的生命，什麼不能。我們可以感覺到什麼樣的下一步是徒勞的、太過舒適的、是在回避內疚的。我們可以感覺到我們所思考的東西是否是拼湊在一起的，是否是內部封閉的，以至於我們是無法進入其中的。我們可以知道我們是否粗制濫造了一座又薄又脆的、膚淺的邏輯之橋用來跨過某個問題，而在橋下，問題依舊。

這些將某個身體式的……加以承揚的內在標準並不能確保不會犯錯，但它們確實能夠表明，在就著比形式更多的東西進行思考的過程中，在某某處確實存在著錯誤（因此也存在著真實）。

3.2 秩序

讓我們從我們剛剛重新構想的身體開始，而不是沿著傳統的秩序，即從感知開始，然後添加關係或互動，再然後加入語言和思想。我否認這個舊的秩序。例如，皮爾士（Peirce）把感覺稱之為“第一性（firstness）”。這些感覺被認為是不透明的，就像是顏色、氣味或者觸覺小塊。它們就只是它們。你可以盡可能深入地去檢視它們，不過顏色之中就只是顏色。我否認這是“第一性的”（見 Moen, 1992，在他對皮爾士的解讀中，第一性並不是不透明的。）

當現實被假定在其根本上都是一些不透明的東西時，它們之間的任何關係都不得不是外部關係，是外部帶給它們的關係。某個顏色或氣味之中沒有什麼東西固有地緊握著它與其他顏色或氣味的關聯。顏色裏面什麼都沒有，只有顏色。為了把這些不透明的東西關聯起來，一些力量或運動必須對它們施加影響。皮爾士稱之為“第二性（secondness）”。而後第三則是語言、思維、共性、種類、概念形式的關係。這些必定是從一個不可思議的源頭飄落到我們身上的。

這種秩序起源於感知的感覺數據看似的不透明性和不相關性。任何更複雜的東西都必須自上而下地給予它們、施加給它們。經驗主義依賴於把我們的程序加入到自然中，就像培根說的那樣，“折磨自然”。你必須總是要給感覺們（sensations）帶去一些東西，因為它們內在沒有任何東西。因此，海德格爾去往最遠的一般性之中去尋找思想的終極決定因素，即這種自上而下的秩序的最高層再往上的那些東西。因此，對於黑格爾和德裏達來說，一切都是區別（distinctions）。

梅洛-龐蒂遠遠地超越了這一切，不過他的“第一肉身（first flesh）”和“第二肉身（second flesh）”仍然保留著一些舊的第一和第二的秩序。讓我們一起打破這個古老的秩序。如果我們從感知的身體開始，太多的相互作用和複雜性必須在之後添加。處在根本位置的並不是感知。第一位的是一種內隱的互動的身體式紛繁複雜性——現在它仍然與我們同在。它不是由語言所發展了的（elaborated by language）感知的身體，而是互動的、活在其環境之中的身體。語言發展了身體如何隱指它的處境和它的下一步行為。我們並不把我們的身體作為一些發展了的感知來進行感覺，而是作為我們的處境的身體感覺、作為互

動性的整體-身體（基於此我們可以定向、可以知道我們正在做什麼）來進行感覺。

你對這一切的看法是什麼呢？你可能還沒有用語言來構想你對這個問題的回應。但你的反應在整個過程中一直在積累。在什麼地方積累呢？即使你沒有時間用分門別類的想法把它鋪展出來——它也就在那裏。如果你現在想講一講，你會把你的注意力放到哪裏去尋找你的評論呢？那是一種身體式的感覺——可能是一種興奮的身體式感覺，也可能是一種不適、不融洽的身體式感覺，然而你可以感覺到它的內在是紛繁複雜的。它涉及到你的哲學知識以及很多其他東西。它是對某種言語和想法的身體式隱指。你在哪裏找到它們呢？它們是否隱含在外部的感知模式中呢？不是。而如果你現在去關注你的身體式感覺，許多開始萌芽的想法……。

節選自：*Man and World 25* (3-4) 341-353, 1992